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譔允厚參

唐紀三十三

起十三載盡十五載四月凡二年有奇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重

甲午天寶十三載春正月己亥安祿山入朝

考異曰肅宗實錄十二載楊國忠屢言祿山潛

圖皆逆五月元宗使輔參陳伺之祿山厚賂參琳盛言祿山忠於國國忠又言祿山自此不復見矣元宗手詔追祿山祿山來朝舊傳亦同按元宗實錄并祿山事迹遣參琳送甘子于范陽覘祿山反狀在十四載五月而肅宗實錄及舊傳云十二載誤也今從唐歷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

祿山聞命即至庚子見上於華清宮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

此爲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益親信祿山

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

附錄上當大宴

祿山祿山醉臥化爲龍而豬首太子以爲言上曰豬龍無能爲也姑置之太子既嬖諫不聽乃召祿山欲將就之已酌適至口道有

燕銜泥墜杯中祿山疑遂不飲太子悵然

甲辰太清宮奏學士李琪見元元皇帝乘

紫雲告以國祚延昌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

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

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卽位始置翰

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

之謂之待詔刑部尙書張均及弟太常卿垺皆翰林院供奉

唐天子在

大明宮翰林院在右銀臺門內在興慶宮院在金明門內若在西

內院有顯福門內若在東都及華清宮皆有待詔之所其待詔者有詞學經術合練僧道士祝術藝書弈各別院以康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帝卽位以來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垺等召

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王若翁極一日萬幾四方進奏中外表疏
批答或詔從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故管簡當直
四人以贊舊開全德以後天下用兵多務深謀密計皆從中出名
曰翰林學士得充選者文士爲榮亦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
內逐年保德重者一人爲承旨所以簡當密命故也德
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以後爲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上欲加安

祿山同平章事已命張垠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
知書豈可爲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止乙巳加祿山左
僕射賜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 丙午上還宮 安祿山求兼領

閑廐羣牧庚申以祿山爲閑廐隴右羣牧等使祿山又求兼總監
此羣牧總監也唐有四十八監以牧馬或曰此總監卽苑總監 壬戌兼知總監事祿山奏以御史

中丞吉溫爲武部侍郎充閑廐副使楊國忠山是惡溫祿山密遣
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 二月壬申上朝獻太清宮
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元元天皇大帝癸酉朝享

太廟上高祖諡曰神堯大聖光孝皇帝太宗諡曰文武大聖大廣
孝皇帝高宗諡曰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中宗諡曰孝和大聖大
昭孝皇帝睿宗諡曰元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諡孝
故也甲戌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
帝赦天下賜酺三日 丁丑楊國忠進位司空甲申臨軒冊命是
日天雨黃土霑于朝服 而魯山令元德秀卒德秀字紫芝河南
人少孤事母以孝聞及母亡廬於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德秀
以不及親在而娶遂終身不婚人以絕嗣爲言荅曰兄既有子先
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褓喪母無資得乳媼德秀乃自乳之
數日而湏流能食乃止旣長將爲之娶貧無資乃求爲魯山令所
得俸祿悉與孤貧者歲滿筒餘緡一匹駕柴車而去南遊陞進愛

其山水杳然有長往之志乃結廬山阿而不爲墳垣局鑰屬歲饑
日或不爨而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肴過之不擇賢鄙
對之陶然琴觴之餘閒以文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房瑯每見之
必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
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至是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
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與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
之至大夫弱無固壯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大夫
皆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
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紃綺
膏粱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德秀卒謚曰文
行先生天下高其行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

所長華曰德秀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
古易今世若登孔子之門皆達者與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
蕭病貶惡人亟獎能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爲人師也世謂篤論

己丑安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勲效甚多乞
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付臣軍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

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眾心也三月

丁酉朔祿山辭歸范陽

舊志范陽在京師東北二千五百二十里

上解御衣以賜之祿

山受之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

出潼關

乘船沿河而下令

船夫執繩板立於岸側十五里一更晝夜兼行日數百里過郡縣
不少迫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
言者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長樂坡及還上問祿山

恩意乎對曰觀其意快快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故也上以告國
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垧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張均建安

太守垧為盧溪司馬垧弟給事中垧為宜春司馬

建安郡隋為泉州唐改曰閩州

別置泉州帝改閩州為福州長樂郡以建州為建安郡盧溪郡辰
州舊志建安郡京師東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盧溪郡京師南微
東三千四百五里考累曰唐歷云垧嘗贊相禮儀雍容有度上心
悅之垧曰謂垧曰朕罷希烈相以卿代之垧曰不敢貴妃在半告
臣忠斥之舊垧傳天寶中元宗嘗幸垧內宅謂垧曰希烈累附機
務朕擇其代者誰可垧錯愕未對帝即曰無論吾愛垧矣垧降階
陳謝楊國忠聞而惡之及希烈罷相舉韋見素代垧垧深歛望按
本紀三月丁酉垧貶官韋見素八月乃知政事而云垧深歛望舊
傳誤也明皇雜錄云上幸張垧宅謂垧曰中外大匠才堪宰相者
與我悉數吾當舉而用之垧遂逡巡不對上曰固無如愛子垧降
階拜舞上曰卿舉成命既逾月垧頗懷快快意其為李林甫所排
會祿山自范陽入謁祿山潛賂貴妃求帶平章事上不許垧因私
第備言上前時行幸內第而許垧垧與明公同制入輔今既中變
當必為姦臣所排祿山大發恚怒明日謁見因流涕請罪上慰勉
久之因問其故祿山具以垧所陳對上命高力士送歸
焉亦以快快聞由是上怒按李林甫時已死亦誤也

哥舒翰亦

爲其部將論功救以隴右十將特進火拔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

歸仁爲驃騎大將軍

十將亦謂中世以來軍中將領之職名

河源

軍使王思禮加特進臨洮太守成如珍

珍音求

討擊副使范陽魯吳

皋蘭府都督渾惟明竝加雲麾將軍隴右討擊副使郭英又爲左

羽林將軍英又知運之子也翰又奏嚴挺之之子武爲節度判官

河東呂諲爲支度判官前封邱尉高適爲掌書記安邑曲環爲別

將

河東郡蒲州封邱縣漢晉以來屬陳留唐屬汴州安邑縣屬蒲州

思禮高麗人也初與翰俱爲

王忠嗣押牙及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復爲翰押牙以拔石堡城

功擢河源軍使翰之征九曲也思禮後期翰將斬之旣而復召思

禮欲釋之思禮聞召徐曰斬則遂斬復召何爲翰聞而壯之至是

乃奏而用焉

程千里執阿布思獻於闕下斬之甲子以千里爲

金吾大將軍以封常清權北庭都護伊西節度使 夏四月癸巳

安祿山奏擊奚賊之處其王李日越 六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不

霽如鉤 侍御史劍南節度使李宓將兵七萬南詔閣羅鳳誘之

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羸瘠疫及飢死什七八乃

引還發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

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

朕今老矣胡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

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

發不可復救何得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秋七月癸

丑哥舒翰奏於所開九曲之地置洮陽澆河二郡及神策軍以臨

洮太守成如璆兼洮陽太守充神策軍使

洮陽澆河二郡皆置於洮陽二州西南廓州本

涇河郡天寶元年更名渭塞郡涇州西八十里
昭靈川置神策軍新書曰涇河郡置于積石西

楊國忠忌陳希

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武部侍郎吉溫代之國忠以溫附安祿

山奏言不可以文部侍郎韋見素和雅易制薦之八月丙戌以希

烈為太子太師惟政事以見素為武部尚書同平章事

考興日舊見素傳曰

時楊國忠用事左相陳希烈畏其權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元宗

知之不悅天寶十三年秋霖雨六十餘日天子以宰相未稱職

以此咎徵命楊國忠精求端士時兵部侍郎吉溫方承寵遇上意

欲用之國忠以溫祿山資佐懼其威權奏寢其事國忠訪於中書

舍人竇華宋昱等華昱言見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經事相王

府有舊恩可之希烈傳曰國忠用事素忌疾之乃引韋見素同列

策希烈知政事按明皇若惡希烈阿徇國忠當更自去歲水旱

自擇剛直之士豈得尙卜相於國忠今從希烈傳
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

九月貶長沙太守

長沙郡潭州舊志長沙郡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

時京師米翔貴百

姓歌之曰欲求賤追李峴峴有更幹且樂好善士故民思之如此

峴禕之子也 是秋霖雨積六十餘日京城垣屋頽壞殆盡上憂

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然扶

颯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

扶風郡 版州

國忠使御史推之

宋白曰唐故 事侍御史各

二人知東西推又各分京畿諸司及諸道州府爲東西之限雙日

則臺院受事雙日則殿院受事又有監察御史出使推按謂之排

事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

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

然 灋洛暴漲漂沒一十九坊 上御勤政樓試四科制舉人策

四科謂博通文典詞曉元 經辭藻宏麗軍謀出衆

外加詩賦各一首制舉加詩賦自此始 冬十月乙酉上幸華清宮 十一月己未值內侍監二員正三

品唐制宦官不得過三品置內侍四人選四品上中官之貴者於 品此矣至帝始置其制楊思勳以軍功高力士以恩寵皆拜大將

軍階之從一品舊曰勳官也今 置內侍監正三品則職事官矣 河東太守兼本道采訪使韋陟

齊台重啟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唐紀三十三 六 忠誠錄

斌之兄也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賊汙事下御

史按問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於安祿山復爲國忠所發閏月壬

寅貶陟桂嶺尉溫澧陽長史

桂嶺漢臨賀縣地隋置桂嶺縣唐屬賀州澧陽郡澧州舊志澧陽郡京師

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

安祿山爲溫訟冤且言國忠譴疾上兩無所問 戊

午上遷官

清河令河東張巡治績爲當時第一秩滿還都或勸

一見楊國忠可得顯用巡曰是人爲國妖祥豈可與同朝遂求外

任乃調爲眞源令土人聚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

金口明府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其餘黨莫不改行遷警爲政簡

約民甚宜之巡博通羣書曉陣法志氣高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

長者不與俗人合平生以志節自負人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

略無吝色

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

鄉萬六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

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 葉縣有鵲巢于車轍中

天寶十四載春正月蘇毗王子悉諾邏去吐蕃來降

新書曰蘇毗吐蕃強

也 二月辛亥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二十二入

代漢將上命立進畫

進畫者命中書為發日給進請御書而行之唐六典中書掌王言其制有七其四曰發日

被正謂御書發日敕也增減官員廢置州縣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則用之給告身章見素在省見之

慘然楊國忠問曰堂老何色之戚也見素曰祿山逆狀行路共知

今以蕃酋代漢將是亂將作矣與公位當此地能無戚乎國忠於

是亦惘然久之乃曰與奪之間在於宸斷豈我輩所能是非耶見

素曰知禍之萌而不能防亦將焉用彼相遂明日對見僕必懇論

冀其萬一若不允公必繼之國忠曰事則不諧恐虛犯龍顏自貽

賁治通鑑補卷二百十七 唐紀三十三 七

伊戚見素曰如正其言而獲死猶愈於阿從而偷生國忠許諾于二相入見上知其來意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意邪見素言祿山潛貯異圖迹已昭彰所請不可許因叩頭流涕久之上不悅國忠覓之但俯僂逡巡不敢復言上於是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爲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己草制上畱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甘子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上謂國忠等曰祿山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東北二虜藉其鎮遏朕自係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循輩原人也時爲節度副使隴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入朝道得風疾遂畱京師

家居不出 三月辛巳命給事中裴士淹宣慰河北 夏四月安

祿山奏破奚契丹 癸巳以蘇毗王子悉諾邏爲懷義王賜姓名

李忠信 安祿山歸至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盛

陳武備然後見之裴士淹至范陽二十餘日乃得見無復人臣禮

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使京兆尹圍其第捕祿山客李超等送

御史臺獄潛殺之祿山子慶宗尙宗女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師

在京

師爲太僕卿得密報祿山祿山愈懼六月上以其子成昏手詔祿

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秋七月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夫

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諭祿山

以進車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

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事亦泄上託以他事撲殺之上遣中使馮

神威齋手詔諭祿山如珣策目曰朕新爲卿作一湯

自天寶六載以來華清宮

中益治湯井及蓮觀環列山谷御湯曰九龍殿亦曰蓮花湯明皇
雜錄曰明皇幸華清宮新廣湯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
石爲魚龍鳬雁仍以石梁及蓮花同獻雕鏤巧妙殆非人工上大
悅命陳於湯中仍以石梁橫互湯上而蓮花縱出於水際上至其
所解衣欲入而魚龍鳬雁皆奮騰舉狀欲飛動上恐遽命撤去
而蓮花至今猶存又嘗于宮中留長湯數十間屋皆周回簀以文
石爲氣鏤漆船及白木香船實於其中至於掛帷皆飾以珠玉又
於湯中累瑟鼓吹沈香宮山以狀瀛洲方丈津陽門詩注曰宮內
除供奉兩湯外內更有湯十六所長湯每賜諸嬪御其修廣與諸
繡爲鳬鴈置于水中上時於其間泛銀鑊小舟以嬉遊焉次西曰
太子湯又次西曰宜春湯又次西曰長湯十六所今惟太子少陽二湯
存焉又有玉女殿湯今石星痕湯
玉名號湯所出也○級音已入聲 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
陽宣旨祿山踞牀微起亦不拜曰聖人安隱聖人謂上也 又曰馬
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令左右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數日遣
還亦無表神威還見上泣曰臣幾不得見大家 八月辛卯免今

載百姓租庸 冬十月庚寅上幸華清宮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
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
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
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違反獨與孔目官太僕丞嚴莊掌
書記屯田員外郎高尙將軍阿史那承慶密謀自餘將佐皆莫之
知但怪其自八月以來屢饗士卒秣馬厲兵而已會有奏事官自
京師還祿山詐爲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
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卽從軍眾愕然相顧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
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眾號二十萬反於
范陽考與日平致美薊門紀亂曰自其年八月後恩詠兵士磨厲
戈矛領其於常議者竊怪矣至是祿山勸兵夜發將出命屬
官等謂曰奉事官胡遜自京回奉密旨遣祿山將隨身兵馬
入朝奉其令罪人知縣公勿勿使請節軍那人意揚國忠也命范

陽節度副使賈循守范陽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守平盧別將高

秀巖守大同中受降城西二百里有大同川又代州北有大同軍去太原入百餘里志大同軍在朔州馬邑縣按宋

白籍通典中受降城西之大同川乃隋大同城之舊墟隋元五年分善陽縣東三十里置大同軍以成邊復於軍內置馬邑縣直代

州北諸將皆引兵夜發詰朝祿山出薊城南大閱誓眾以討楊國忠

為名勝軍中曰有異議扇動軍人者斬及三族於是引兵而南祿

山乘鐵騾步騎精銳煙塵千里鼓譟震地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

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祿山兼河北道

采訪使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

擒戮無敢拒之者祿山先遣將軍何千年高邈將奚騎二十營

獻射生手乘驛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楊光弼出迎因劫之以

去考異曰肅宗實錄云先令千年領壯士數千人詐稱獻俘以事

千年乘包旌旗戈甲器械先俟於河陽橋不見後來所川又千年

時方指太原執楊光顯未暇向河陽也今不暇門犯亂太原具云是月甲午楊光顯按是月有甲子安得甲午亦不暇

言其狀東爰降城亦奏祿山反上猶以爲惡祿山者詐爲之未之

信也庚午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意曰

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

爲然大臣相顧失色上遣特進畢思琛詣東京金吾將軍程千里

詣河東各簡募數萬人隨便團結以拒之辛未安西節度使封常

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積久故人望風懼

賊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詣東京開府庫募健勇挑馬

箠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壬申以常清爲范陽平盧

節度使常清卽日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

爲守禦之備甲戌祿山至博陵南

博陵郡本定州高陽郡天寶元年更郡名舊志同步郡京師東

北二千九百六甲 何千年等執楊光翽見祿山責光翽以附楊國忠斬之

以徇 考異曰幸蜀記云十九甲戌至真定南逢楊光翽按唐歷百

誤以定州為真定且祿山事述曰其年九月傳太原口楊光 祿山

使其將安忠志將精兵軍土門忠志奚人姓張祿山登為假子又

以張獻誠攝博陵太守獻誠守珪之子也祿山至藁城常山太守

顏果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果卿金紫質

其子弟使仍守常山 常山郡本恆州恆山郡天寶元年更郡名劉

望安樂學美之遂移郡治於安樂城今 又使其將李欽湊將兵數

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 西來諸軍謂河東路 果卿歸途中

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果卿謀起兵討

祿山果卿思魯之元孫也 顏思魯之推之 丙子上還宮斬太僕卿

子師古之父也

安慶宗賜榮義郡主自盡以朔方節度使安恩順爲戶部尙書思

順弟元貞爲太僕卿以朔方右廂兵馬使九原太守郭子儀爲朔

方節度使

九原郡豐州

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置河南節度

使領陳瓘等十二郡以衛尉卿猗氏張介然爲之

陳瓘郡汴州考異曰瓘錄以介

然爲汴州刺史舊紀以介然爲陳瓘太守按是時無刺史郭勣見爲太守介然直爲節度使耳

以程千里爲潞州

長史諸郡當賊衝者始置防禦使丁丑以榮王侔爲元帥右金吾

大將軍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

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初上於宮中每酒酣使

妃子統宮妓百餘人自統小中費百餘人排陳於庭中以錦繡爲

旗幟攻擊相聞敗者罰之巨觥號曰風流陳識者以爲兵兆至是

果驗

十二月丙戌高仙芝將飛騎驍騎及新募兵邊兵在京師

者合五萬人發長安上道宦者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

舊志陝郡在京師東四百九十里今東都三百三十里

丁亥安祿山自靈昌度河

靈昌郡本滑州

東都天寶元年更郡名以緬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

陷靈昌郡舊志靈昌郡去京師一千四百里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

其數所過殘滅張介然至陳留纔數日祿山至授兵登城眾恟懼

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

我何罪而殺我子時陳留將士降者夾道近萬人祿山皆殺之以

快其忿流血如山斬張介然於軍門

考異曰舊紀辛卯陷陳留郡祿山事建康午陷陳留郡傳

張介然荔非元瑜等首至今從廣錄以其將李庭望為節度使守陳留

舊志陳留郡京師東一千

三百五十里東都四百一里壬辰上下制欲親征其朔方河西隴右兵留守城

堡之外皆赴行營令節度使自將之期二十日畢集 初平原本太

守顏真卿

漢置平原郡唐爲德州天寶元年復改爲郡

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

料丁壯實倉廩恐爲祿山所疑乃日與賓客汎舟外池飲酒賦詩

祿山密偵知之果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

兵七千人防河津

博平郡博州

時河朔地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真卿

遣平原司兵李平開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

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

舊志平原郡至京師一千九百八十二里

大喜

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遣親客密懷購賊牒詣

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卿杲卿之從弟也少孤母殷躬加訓導

既長博學工辭章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事親以孝聞開元中爲監

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

人呼爲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三十年不葬

卷一百一十五 忠義 顏真卿

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惡之故出爲平

原太守 安祿山引兵向滎陽太守崔無詖拒之士卒乘城者聞

鼓角聲自墜如雨癸巳祿山陷滎陽

滎陽郡鄭州西至洛陽二百六十里舊志滎陽郡至京師

一千一百五里東都二百七十里

殺無詖以其將武令珣守之祿山聲勢益張以

其將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爲前鋒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

訓練屯武牢以拒賊常清使驍騎逆戰殺賊數十百人賊天軍繼

至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眾戰於葵園又敗戰上東門

內又敗

葵園在開子谷南上東門卽洛陽上春門也唐六典東都東面三門北曰上東

下西祿山陷東京

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戰於都亭驛又敗退守宣仁門

又敗乃自苑西城牆西走

考異曰常清表云自今月七日交兵至十三日不已按七日祿山猶未至滎陽

盜與賊前鋒戰耳

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唱守李愷謂御史中丞盧奕

曰吾曹苟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奔許諾愷收殘兵數百欲

戰皆棄愷潰去愷獨坐府中奔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

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廐使人執愷奔及采訪判官蔣清

皆殺之奔馬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

節夫復何恨愷文水人

文水縣屬并州本漢大陵縣魏直受陽縣隋爲文水縣

奔懷慎之子

清欽緒之子也

蔣欽緒見一百九卷中宗景龍三年

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爲河南尹

封常清帥餘眾至陝陝郡太守竇廷芝已奔河東吏民皆散常清

謂高仙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

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仙芝乃

帥見兵西趣潼關

考與曰肅宗實錄云仙芝領大軍初至陝方欲進師會常清車馬至欲廢其賊勢以雪己罪勸

仙芝班師仙芝素信常清言即日

夜走保潼關朝野大駭今從本傳賊尋至官軍狼狽走無復部伍

士馬相騰踐死者甚眾仙芝至潼關修完守備賊至不得入而去

祿山使其將崔乾祐屯陝臨汝宏農濟陰濮陽雲中郡皆降於祿

山

宏農郡本號州號郡天寶元年更
郡名濮陽郡濮州雲中郡雲州

先是河南府參軍事蕭穎士

見祿山寵恣謂其門人柳并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

先陷乎卽託疾遊太室山已而祿山反穎士往見陳畱太守郭納

言禦守計納不用出而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

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去因藏其家書于箕穎間而身走

山南至是東京果陷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惴懼會

祿山方謀稱帝畱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爲之備兵亦稍集祿山以

張通儒之弟通晤爲睢陽太守與陳畱長史楊朝宗將胡騎千餘

東略地郡縣官多望風降走惟東平太守嗣吳王祗濟南太守李

隨起兵拒之

東平郡鄆州濟南郡本齊州齊郡天寶元年更名臨濟郡五載更今郡名

祇祿之弟也郡

縣之不從賊者皆倚吳王為名單父尉賈資帥吏民南擊睢陽斬

張通晤

單父古縣時屬睢陽郡

李庭望引兵欲東徇地聞之不敢進而還

庚子以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江陵長史源洸為之副

江陵郡本荆州南郡

天寶元年更名郡

穎王璣為劍南節度使蜀郡長史崔圓為之副

蜀郡益州○璣

音二王皆不出閤洸光裕之子也

源光裕見二百一十二卷開元十三年

上議親征

辛丑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朕在位垂五十載倦於憂勤去秋已

欲傳位太子值水旱相仍不欲以餘災遺子孫淹留俟稍豐不意

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楊

國忠大懼退謂韓號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專橫久矣若一

旦得天下吾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相與聚哭使三夫人說貴妃

街士請命於上事遂寢 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乃大
饗將士諭以舉兵討安祿山慷慨流涕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
子光齋李愷盧弈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壬寅真卿執子光
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以海運
使劉道元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叡監山崩河內穆甯共斬道元
自帝事邊功運青萊之粟浮海給幽平之兵故置海運使景州本
滄州渤海郡天寶更郡名清池漢浮陽縣地肅宗十八年更名臨
山漢高城縣地隋開皇十八年以縣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擣道元
有鹽山更名清池帶郡鹽山屬邑也 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擣道元
首謁長史李暉收嚴莊宗族悉誅之是日送道元首至平原真
卿召賊甯及清河尉張滄詣平原計事 考異曰舊穆甯傳稱山爲
署劉道元爲景城守甯唱
義起兵斬道元首傳檄郡邑多有應者賊將史思明來寇郡甯以
屬東光令將兵禦之思明遣使說誘甯立斬之郡懼賊恐深後大
兵至奪甯兵及攝縣初甯佐采訪使巡按嘗過平原與太守顏真
卿密謀山必叛至是真卿亦唱義舉兵以拒祿山會問使持

書遺真卿曰夫子爲衛君乎更無他詞真卿得書大喜因奏署大理評事河北採訪使使詣前以道元首請李曜歸卽族嚴莊家豈有懼賊怨深而奪前兵乎真卿既殺段干光歸州郡以討薛山前書中安得尙爲隱語道元首至平原真卿已召前計事豈待得此書然後用之况真卿領采訪使乃在明年常山陷後今皆不取甯以長子廩母弟曰惟爾所適苟不乏嗣足矣卽馳謁真卿曰先人有嗣矣吾可從公死饒陽太守

盧全誠據城不受代

考異曰包誦河洛春秋作盧皎今從殷仲容顏氏行狀

河閒司法李奐

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遣遊弈將皆嗣賢濟河

晉姓也

殺祿

山所署博平太守馬冀各有眾數千或萬人共推真卿爲盟主軍

事皆稟焉祿山使張獻誠將上谷博陵常山趙郡文安五郡團結

兵萬人圍饒陽

饒陽郡深州河間郡瀛州上谷郡易州趙郡趙州文安郡莫州

高仙芝之東征

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

常清撓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搖眾而仙之棄陝地數百里又盜

減軍士糧賜上大怒癸卯遣令誠齋敕卽軍中斬仙芝及常清初
常清旣敗三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闕
至渭南敕削其官爵令還仙芝軍白衣自效常清草遺表曰臣自
城陷以來前後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對臣之此來
非求苟活實欲陳社稷之計論逆胡之勢陳討捍之謀豈料長安
日遠謁見無由函谷關遙陳情不暇臣讀春秋見狼暉稱未獲死
所臣今獲之矣昨者與羯胡接戰自今月七日交兵至於十三日
不已臣所將之兵皆烏合之徒素未訓習率周南市人之眾當漁
陽突騎之師尙猶殺敵塞路血流滿野臣欲挺身刀下死節軍前
恐長逆胡之威以挫王師之勢是以馳御就日將命歸天一期陛
下斬臣於都市之下以誠諸將二期陛下問臣以逆賊之勢將誠

諸軍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許臣竭露臣今已矣失律之人雖竭肝膽不蒙見察矣但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爲祿山狂悖不日授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

考異曰明皇幸蜀記安祿山事迹皆曰常清配

隸仙芝軍感憤頗深遂作遺表飲藥而死令誠至常清已死而舊傳以爲敕令卻赴潼關自草表待罪是日臨刑誣令誠上之蓋二書見常清表有仰天飲鴆向日封章卽爲尸

諫之尸外作聖朝之鬼故云然今從舊傳

常清既死陳尸蓮蓀

蓮蓀蘆

蘆也仙芝還至聽事令誠索陷刀手百餘人自隨乃謂仙芝曰

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令誠宣敕仙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謂我盜滅糧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皆大呼稱枉其聲震地仙芝視常清尸曰公我所引拔又代吾爲節度今與公同死豈非命與遂就死人皆哀之以將軍李承光攝領其衆

元宗天寶十四載

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病廢在家

考異曰舊金梁鳳傳云天寶十三載哥舒翰入京師裴冕

為河西留後在武威是翰雖病在京師領河西隴右兩鎮也

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

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仍敕天下四面進兵會攻

洛陽翰以病固辭上不許以田良邱為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起

居郎蕭昕為判官蕃將火拔歸仁等各將部落以從并仙芝醴卒

號二十萬軍于潼關

考異曰肅宗實錄云以翰為皇太子先鋒兵馬使元帥領河隴朔方募兵十萬并仙芝舊

卒號二十萬拒戰于潼關十二月十七日大軍發唐歷亦云先鋒

兵馬使元帥舊傳云先鋒兵馬元帥祿山事述云翰為副元帥領

河隴諸蕃部落奴刺頡跌朱邪又慈河孫林又結沙陀達子處密

吐谷渾思結等十三部落督蕃漢兵二十一萬八千人鎮于潼關

舊紀云丙午命翰守潼關按元宗實錄癸卯秋常清仙芝命翰為

兵馬副元帥統兵入此鎮潼關時榮王為元帥故以翰副之舊傳

仙芝之日即命翰代仙芝舊紀丙午肅宗實錄十七日軍發皆太

早也元宗實錄所云八萬者蓋止謂漢兵隨翰東征者耳并諸蕃

部落及仙芝舊兵則及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田良邱良邱

十餘萬因號二十萬也

復不敢專決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二人爭長無所統壹翰
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鬪志 賊遣別校攻南陽山南節
度副使源洎懼欲退保江陵掌書記蕭穎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
用所須必待江淮轉餉乃是而餉道必由漢沔則襄陽乃天下咽
喉一日不守大事去矣且山南列郡數十擁兵百萬公能用以擷
寇則社稷之功也今賊方盤桓嶠陝公何輕棄土地取笑天下乎
洎乃固守不動穎士嘗客濮陽名士尹微等皆執弟子禮號蕭夫
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不詣林甫知其故
人舍卽自往邀見時穎士有父喪卽哭于門內以待林甫林甫不
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已出爲廣陵參軍穎士乃作伐櫻桃賦
以刺之林甫死乃調河南府參軍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

蕭夫子為師其為蠻夷所尊信如此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穎士獎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穎士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等有奴事穎士十年答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去愛其才

不忍離耳

安祿山大同軍使高秀嚴寇振武軍

杜佑曰振武軍在單于都護府

城內西去朔方千七百餘里

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子儀乘勝拔靜邊軍

據舊史靜邊軍當在單于府東北王忠嗣鎮河東所築也宋白曰雲中郡西至靜邊軍一百八十里

大同兵馬使薛

忠義殺靜邊軍子儀使左兵馬使李光弼右兵馬使高潛左武鋒

使僕固懷恩右武鋒使渾釋之等逆擊大破之阮其騎七千

考異曰

朔方湯王家傳此戰在十二月十二日

進圍雲中使別將公孫瓚

據其與蘇山昭東都相亂故非置此

嚴將二千騎擊馬邑拔之開東陁關

馬邑郡朔州雁門縣有東陁關西陁關時河東太原閉關

以拒秀巖子儀既破秀巖始開關杜佑曰代州舊明甲辰加子儀

郡郡南三十里有東陝關甚險固西陝山即句注山

御史大夫懷恩哥濫拔延之曾孫也世為金微都督哥然拔延見一百九十八

卷太宗貞觀二十年金微都督府亦置于是釋之渾部會長世為

卑蘭都督顏杲卿將起兵參軍馮虔前貞定令賈深棗城尉崔

安石郡人翟萬德內邱丞張通幽皆預其謀貞定縣帶常山郡內邱漢中邱縣也隋詩

忠改曰內邱又遣入語太原尹王承業密與相應會顏真卿自平

原遣杲卿甥盧逖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

謀時祿山遣其金吾將軍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

召李欽湊使帥眾詣郡受犒資丙午薄暮欽湊至杲卿使袁履謙

馮虔等攜酒食妙樂往勞之并其黨皆大醉乃斬欽湊首收其甲

兵盡縛其黨明日斬之悉散井陘之眾有頃高邈自幽州還且至

梁城果卿使馮虔往擒之

是年十一月安祿山使李欽湊屯井陘口今斬之而散其眾

南境又

白何千年自東京來逢安石與翟萬德馳詣醴泉驛迎千年又擒

之

醴泉驛在常山郡界南直趙郡

同日致於郡下千年謂果卿曰今太守欲輸力

王室既善其始當慎其終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

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要脅彼則成

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引步騎一萬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

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人無堅甲利兵難以當山西勁兵

當山饒陽以井

代從山西合天下言之則河南河北通謂之山東函關以西爲山西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

果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去其團練兵皆潰果卿乃使人入饒陽

城慰勞將士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

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

皆歸朝廷合兵二十餘萬

考異曰河洛春秋曰祿山至秦城旱卿上書陳國忠罪惡左誅之狀且曰鉅下

才不世出天寶繼之所向輒平無思不服昔漢高仗未帝之運納食具之言魏武應黃星之符才用苟或之策又曰今河北殷實百姓富饒衣冠禮樂天下莫敵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萬家之邦非無豪傑如或結聚豈非後世有平伏惟精彼前軍嚴其後殿所遇持重且詳觀地圖凡有隘狹必加防遏傾軋良吏委之腹心自洛已東且臣已有廢稅割粟繕理甲兵傳檄西都望風自振若唐祚未改王命尚行君相協謀上庶奔命則盛兵輦洛東據敖倉南臨白馬之津北守飛狐之塞自崑崙抗衡上國割據一方若景命已移詎敢所繫則常長驅峻驅臨馬渭河警首歸命孰有出鉞下之右者祿山大悅加果郡章服仍舊常山太守并五軍團練使鎮井陘口雷同維及曳落河一百人首領各一人其趙邢洛相衛等州並皆替換及肅宗深不從祿山張獻誠望深州月餘不下前趙州司戶包處達前原氏尉張通幽案城縣尉崔安晟恆州長史袁履謙等同上書說果卿曰明公身荷寵光位居牧守乃棄萬全之良計履必死之畏途取適于目前忘累于身後竊為明公不取今若拒祿山之命招十萬之兵峙乃芻茭積其食粟分守要害大震威聲通井陘之路與東都合勢如此則洪勳盛烈何可勝言者哉輕進瞽言萬無一用殲銷東岱先懷屠戮之憂心拱北辰願立忠貞之節果卿覽書大悅於是會議偽以祿山命追井陘鎮兵就恆州宴設酋長各賜帛三百段馬一匹金銀器物各一牀美人各

一其餘通賜物一萬段設於州南焦同驛自曉至暮併以歌妓數百人悅其意密于酒中置毒與飲令盡醉悉無所覺乃盡收其器滅一一縛之明日盡斬棄尸於滹沱河中殷亮額杲卿傳曰祿山起杲卿計無所出乃與長史袁履謙謁于襄城縣祿山以杲卿嘗爲己判官僞詔賜紫金魚袋使自守常山郡以其孫暹弟子詢爲質俾崇郡刺史蔣欽湊以趙郡甲卒七千人守土門約杲卿將見欽湊以私驛召之杲卿罷歸途中指其衣服而謂履謙曰此害身之物也祿山雖以誅君側爲名其實反矣我與公世爲唐臣忝居蕃翰當可從之作逆邪履謙默然變色感歎良久曰爲之奈何惟公所命不敢違杲卿乃使人告太原尹王承業以殺欽湊俟其緩急相應承業亦使報命杲卿恐漏泄示己不事事多委政於履謙終日不相謁唯使男泉明往來通其言召前與定令賈深處士權煥郭中昌就履謙以謀之適會杲卿從父弟真卿據平原殺段子光使杲卿妹子盧遜并以購祿山所行殺賊潛告杲卿大悅匿遜于家遜之未至杲卿先使人以私號召欽湊至杲卿辭之曰日暮夜恐有他盜城門明矣請俟詰朝相見因遣參軍馮虔宗至李峻靈壽尉李栖默郡人翟萬德等帥丁男亭享欽湊夜久酣熟以斧斫殺之悉散土門兵先是祿山使郭腹心僞金吾將軍高邈散兵于范陽路出常山杲卿候知之具日趨至于蒲城驛杲卿令崔安石馮虔殺之邈前驅數人先至遂殺之遂生擒邈送于邵遇何千年押至安石赴路絕行人之南者馳至醴泉驛候千年亦斬其人而擒之如邈日未午二囚偕致肅宗實錄杲卿初開祿山起兵于

范陽杲卿召長史袁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內郎宋張通南謂之曰
今祿山一朝以寇并騎遇常山趙子龍有謂鼎之志天子在長安
方欲徵天下兵東向問罪事不及矣如賊軍暴至吾屬爲虜必矣
不若因其未萌留義徒西據土門北通河朔待海內之救上以安
國家下以全臣節此策之上者遂即日購士得千餘人命履謙將
兵鎮土門命賈深防東路通幽守郿城賊將李歸仁令弟欽湊領
步騎五千人先據土門仍令以兵隸於杲卿又使麾下騎將高邈
馳報祿山令促其行規者知其謀而自杲卿杲卿召履謙告之履
謙曰事將亟矣若不早誅欽湊謀不集也遂詐追欽湊令赴郡計
事命履謙署人吏以待之欽湊夜至郡杲卿命慰於驛乃使參軍
李循瑪虔縣尉李栖馭等率欽湊於驛醉而夜殺之履謙持欽湊
首謁於杲卿杲卿與履謙且喜事之捷又懼賊之來相對泣杲卿
收淚勵履謙曰大丈夫名不挂青史安用生爲吾與公累世事唐
豈偷安於胡羯但使死而不朽亦何恨也有頃棄城陷崔安石報
高邈自祿山所至已陷上谷郡界又使馮虔縣尉翟萬德并命安
石其方駭詰胡逸騎數人先至驛虔盡脫之逸繼至安石給之曰太
守將音樂迎候逸無疑至應下馬虔安石等指揮人吏以棒亂擊
逸什生縛之無回南界又報何千年自東京宿趙郡安石萬德先
於郡南豐泉驛候之千年至知邈破城令麾下騎與安石戰敗又
生擒千年並送於郡舊傳曰祿山陷東都杲卿忠誠感發懼賊寇
潼關卽危宗社時從弟真卿爲平原太守遣信告杲卿相與起義
兵特角鉞賊歸路以紓西寇之勢杲卿乃與長史袁履謙前真定

令賈深前內郎丞張通幽等謀閉土門以背之祿山遣蔣欽湊高
邈帥眾五千守土門杲卿欲誅欽湊閉土門之路時欽湊軍隸常
山郡屬欽湊請高邈往幽州未還杲卿遣吏召欽湊至郡計事是
月二十二日夜欽湊至舍之於博舍會飲既醉令袁履謙與參軍
武虔縣尉李栖鳳下手翟萬德等殺欽湊中夜履謙攜欽湊首見
杲卿相與重泣喜事之濟也是夜棗城尉崔安石報高邈還至滿
城即令馬虔翟萬德與安石出闕之詰朝邈之騎從數人至棗城
驛安石皆殺之俄而邈至安石給之曰太守備酒樂於博舍迎方
據麾下馬馬虔等擒而繫之是日賊將何千年自東都來趙郡馮
虔翟萬德伏兵於棗城驛千年至又擒之即日縛二賊將還郡棧
祿山初自范陽擁數十萬眾南下常山當其所出之塗若杲卿不
從命還以下詠人壯之則應時蓋紛安得復守故郡乎況時祿山
猶以誅楊國忠爲名未階位號杲卿迎于棗城受其金紫殆不能
免矣肅宗實錄所云者蓋欲全忠臣之節耳然杲卿忠貞剛烈靡
輒徇國舍生取義自古罕儔豈可更上書媚悅祿山比之漢高魏
武爲之畫割據并吞之策此則相有知識者必知其不然也蓋包
請乃處遂之子欲言杲卿無討賊立節之意由已父上書勸成
之以大其父功耳似所載杲卿上祿山書處遂等上杲卿書田承
嗣上史朝義疏其文體如一足知皆請所撰也又張通幽兄爲逆
黨又教王承業奪杲卿之功終以反覆伺其行事如此而包請
云初與處遂同上書勸杲卿爲忠義尤難信也舊傳云欽湊高邈
同守土門欽湊還邈往幽州二將既還兵同鎮土門欽湊豈得還

遣迎往幽州今從殷亮果卿傳薛山自遣迎徵兵是也河洛春秋
云雷同羅曳落利白人彼墳井陘過山西之軍重任也豈百人所
能守乎殷傳云七千人守土門此七千人又非嚴譔一夕所能精
也蓋薛山雷精兵百人以為飲漢腹心凡牙其餘皆團練民兵脅
從者耳故嚴譔得醉之以酒誘飲漢及百人而散其餘耳河洛春
秋云酒中置毒按時嚴譔等與飲漢同飲豈得獨置毒於客酒中
乎今不取此傳及殷傳皆云飲漢性嗜今從元宗肅宗實錄唐歷
姓李元宗實錄十二月己亥果卿殺賊將李欽漢執何十年高遷
送京師按己亥十五日也而真卿以壬寅斬殺于光壬寅十八日
也真卿似殺于光乃報果卿同軍義兵今從舊傳為二十二日丙
午殺欽漢肅宗實錄又云果卿之執欽漢等因使徇諸郡曰今上
使榮王為元帥哥舒翰為副徵天下兵四十萬東向討逆按實錄
癸卯始命翰為副元帥計丙午常山亦未知今不取河洛春秋云
十三郡悉舉義兵歸朝廷殷亮顏氏行狀舊顏真卿傳所歷皆云
十七郡歸順蓋河洛春秋不載平原景城河間饒陽先定者耳其
顏氏行狀曰不款者六郡而已時魏郡亦未下蓋舉其終數耳其

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

考唐志無盧龍郡蓋是改平州

北平郡為盧龍郡也密雲郡本檀州安樂郡

天寶元年更郡名遷屬郡薊州汲郡魏州

陽招買循邾城人馬燧說循曰

邾城漢潁川郡縣之地後魏置龍山縣及南陽縣隋開皇初改龍山

曰汝南十八年改汝南曰潁城南陽曰期
城大業初改輔城曰期城廢期城入焉 祿山負恩悖逆雖得洛
陽終歸夷滅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
不世之功也猶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面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
山使其黨韓朝陽召循朝陽至范陽引循屏語使壯士縊殺之滅
其族以別將牛廷玠知范陽軍事史思明李立節將蕃漢步騎萬
人襲博陵常山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迴匿之得免燧少時與諸
兄讀書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建功於代以濟四海安
能矻矻爲一儒生哉及長姿度魁異沈勇多智略該涉羣書尤善
兵法時祿山又遣其將李廷偉脅下城邑至魯郡太守韓擇木具
禮郊迎置於郵館郡人張玠率鄉豪等謀殺之擇木大懼惟員外
司兵張倕以玠言爲然遂殺庭偉擇木乃遣使奏聞而功不及玠

玠卽飄然遊蕩江南口不言功 初祿山欲自將攻潼關至新安

聞河北有變而還

考異曰元宗寶興十五年正月壬戌祿山將犯潼關次于新安聞有備而還按祿山以此月丁

酉陷東都至壬戌二十六日非乘虛掩襲也豈得至新安然後知其有備乎蓋常山有變則祿山歸絕故懼而歸耳今從肅宗本紀

蔡希德將兵萬人自河內北擊常山

河內縣懷州

戊申榮王琬薨贈

諡靖恭太子

是歲吐蕃贊普乞梨蘇籠獵贊卒子娑悉籠獵贊

立 禮部尚書裴寬卒寬性通敏工騎射彈棊投壺略通書記景

雲中爲潤州參軍刺史韋誥有女擇配會休日登樓見人于後園

有所匿藏者訪于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誥召寬問之對曰寬義不

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委而去寬不欲自欺故埋之誥甚

爲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語其妻曰常求佳婿今得之

矣明日韓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袴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爲碧

鶴雀詵曰愛其女必爲擇賢公卿何可以貌相也卒妻之後應拔
萃舉歷官州鎮臺省皆以清簡爲政故所蒞人皆愛之當時望爲
宰輔嘗爲太原尹帝賦詩餞之云德比岱雲布心如晉水清其爲
帝所詠歎如此寬爲人友愛兄弟八人皆顯達子姓亦有名稱于
東都立第同居八院相對甥姪皆有休慙所擊鼓而食當世榮之
兩天寶十五載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
達奚珣爲侍中張通儒爲中書令考異曰幸蜀記云以珣爲左相通儒爲右相今從實錄高
尙嚴莊爲中書侍郎李隨至睢陽有衆數萬丙辰以隨爲河南
節度使以前高要尉許遠爲睢陽太守兼防禦使許遠先化于
蜀竹章仇兼
遠望守睢陽張本濮陽客尙衡起兵討祿山以郡人王栖曜爲
衙前總管攻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然顏杲卿使其子泉明賈

深翟萬德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通

幽兄陷賊

謂通

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泉卿哀而許之至太原

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謂泉明等更其表多自爲功毀短

泉卿別遣使獻之泉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定史思明蔡希德引

兵皆至城下

考異曰河洛春秋云十二月乙未思明希德齊至城下泉卿丙午始殺李欽湊云乙未誤也今從諸書

泉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泉卿晝

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城陷

考異曰實錄癸亥城陷河洛春秋正月一日城陷舊思明傳正月六日圍

常山九日賊之今從元宗實錄唐歷舊紀泉卿傳

賊縱兵殺萬餘人執泉卿及袁履謙等

送洛陽王承業使者至京師帝大喜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

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泉卿爲衛尉卿朝命未至常山已陷泉卿至

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

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果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

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吊

之

中橋天津中橋也

杲卿履謙比死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

十餘人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旣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

所過殘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爲

賊守

鉅鹿郡邢州信都郡冀州文安郡莫州

饒陽太守盧全誠徇不從思明等圍之

河閒司法李奧將七千人景城長史李暉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爲思明所敗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初安思順爲朔方節度

時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
相視不交一言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欲亡去計未決乃入請曰一
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逆胡倡亂非公
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因執手涕泣相勉以忠義至是子儀薦
光弼癸亥以光弼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甲子加
哥舒翰左僕射同平章事其餘如故 置南陽節度使以南陽太
守魯炅爲之 炅音拱 又音影 將嶺南黔中襄陽子弟五萬人屯葉北以備
安祿山炅表薛愿爲潁川太守兼防禦使 南陽郡鄧州襄陽郡襄
州葉縣時屬汝州潁川
郡許 龐堅爲副使愿故太子瑛之妃兄堅玉之曾孫也 龐玉去聲
歸唐爲將
乙丑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卻之 己巳加顏
真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使真卿以李暉爲副 二月丙戌加

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使 史思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

不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

考異曰元

宗實錄己亥光弼以朔方馬步五千東出土門收常山郡河洛春秋云光弼從大同城下領蕃漢兵馬步一萬餘人并太原弩手三千人救贗定蓋實錄言朔方元

領之兵河洛言到贗定之敗耳己亥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三千人

殺胡兵執賊將安思義出降李光弼謂思義曰汝自知當死否思

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行陳視吾此眾可敵思明否今為我計當

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

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為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

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

去此不二百里

九域志真定至饒陽二百三十五里思義蓋指思明下營處言之

昨暮羽書已去

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

卽移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
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
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卻乃
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斂軍道北光
弼出兵五千爲槍城於道南夾噓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
弼之兵射之人馬中矢者大半乃退小憩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賊
步兵五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門南逢壁度憩息九門
縣屬常山郡在郡東宋白曰戰國策云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
本有九室而居趙武襄王改爲九門鼓竝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
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眞定縣城石邑九門行唐井七附官軍惟
九門藥城爲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石邑縣自

漢以來屬常山郡在郡西南戍兵多千餘縣者所以通太原之路也宋白曰隋改常山山陽縣爲石邑尋移石邑於井陘縣于舊石邑縣置恆陽縣以在恆山之陽爲名則此石邑在井陘也餘皆三百人戍之上以吳王祗爲

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

山偪眞源令張巡使爲長史西迎賊巡不從帥吏民哭於元元皇

帝廟

譙郡亳州老子苦縣人有祠在焉唐肅之故改縣曰眞源九域志縣在譙郡西七十里

起兵討賊吏民

樂從者數千人監賈賁前至雍邱有眾二千

雍邱縣漢晉屬陳留郡後魏屬陽夏郡隋

屬陳郡唐屬汴州

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邱與賈賁合初雍邱令令狐潮

以縣降賊賊以爲將使東擊淮陽救兵于襄邑破之

淮陽郡陳州宋白曰襄邑

縣春秋宋襄牛地也宋襄公葬焉故曰襄陵今墓在縣西北隅伊

秦始皇以承匡縣卑窪遂徙于襄陵又以陵字犯諱改爲襄邑百餘人拘於雍邱將殺之覘者報官軍至潮不及行刑遂反縛什

于地令人守之遽出軍以禦官軍縛者忽一人幸脫殺守者互解

其縛閉城門以拒潮。潮棄妻子走淮陽。兵迎賈賁、張巡入雍邱。殺潮妻子磔城上。庚子，潮引賊精兵攻雍邱。賁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卻賊，因兼領賁眾，自稱吳王先鋒。使三月乙卯，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朝宗、謝元同等四萬餘眾奄至城下。眾懼，莫有固志。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或夜起斫營，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而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初，戶部尚書安思順知祿山反謀，因入朝奏

之及祿山反上以思順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素與之有隙使人詐爲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且數思順七罪請誅之丙辰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皆坐死家屬徙嶺外楊國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 郭子儀至朔方益還精兵戊午進軍於代此代謂代州

戊辰吳王祗擊謝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 壬午以

河南節度使李光弼爲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

考異曰實錄云乙丑光弼收趙郡按

壬午三月二十九日乙丑十二日也

河洛春秋收趙郡在四月今從之加顏真卿河北招討采訪使

真卿以張潛爲支度使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

於真卿曰公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

鄰清河郡貝州九域志德州西南至貝州二百三十里

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

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二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

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計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

謂武后時也今

有五十餘萬事

一物可以給一事因謂之事

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

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
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尙未
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諸子之請則將何爲乎萼
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置寇也亦欲
觀大賢之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
哉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爲萼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
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真卿以爲清河去逆效順奉
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
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

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

之所爲乎夢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

崞口在洺

州邯鄲縣西蓋卽趙國之險也又按舊唐書崞口在相州西山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

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春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

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郡縣之未

下者

幽陵卽謂幽州

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

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

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

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

馥將其兵

平原縣屬平原郡古平原郡治焉故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今縣治北齊所築城時平原郡治安臨縣會

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於堂邑西南

宋白曰堂邑縣屬博平郡本漢清縣發干

二縣地隋開皇十六年於此置堂
邑縣因縣西北有堂邑故城爲名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等將二

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

餘人得馬千匹軍資甚眾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

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

北海郡青州

進明將步

騎五千度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

原城南休養士馬真卿以河北招討使讓之每事咨焉由是軍權

稍移於進明矣真卿不以爲嫌又以堂邑之功讓進明進明奏其

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冬微進資給清河博

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錄事參軍長安第五

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

考異曰顏氏行狀云進明失律于信都城下有詔抵罪公

縱之使赴行在進明之全乃公之義也今從舊傳又唐歷三月四

日乙酉真卿充河北采訪使時進明起義兵北度河與真卿同經

略六月貞鄉破袁知素于堂邑進明再拔信都統紀皆在三月舊紀破矩泰于信都皆在六月按三月無乙酉乙酉四月二日也今從統

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中

乏草馬食薦藉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軍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爲方陳而行賊不能奪蔡希德引兵攻石邑張奉璋拒卻之光弼遣使告急于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夏四月壬辰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甲午子儀光弼與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李立節殺之思明收餘眾奔趙郡蔡希德奔鉅鹿瑊釋之之子也年十一卽善騎射隨父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邱戲之曰與乳媼俱來邪及臨陳勇常冠軍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及破阿布思瑊皆有功

更思明自趙郡如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思明盡殺郡官河朔

之民苦賊殘暴所至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爲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

坐城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

太守郭獻璆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恆陽就食

恆陽即恒山郡

以其地在恒山之陽也唐置恆陽軍於郡北又博陵郡有陽縣漢之上曲陽縣也隋改爲恆陽縣在博陵西十里初博

平張鎬鎬音儀狀瓌偉廓落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談王霸大略起

居邱蕭昕薦之於上曰如鎬者用之則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

叟耳楊國忠聞其名亦薦之遂自褐衣拜左拾遺至是國忠問士

之可爲將者於鎬昕鎬昕薦左贊善大夫永壽來瑱

武德二年分新平置永壽

縣屬瑒時丁母憂丙午詔苦次拜爲潁川太守賊屢攻之瑒前後

破賊甚眾加本郡防禦使人謂之來嚼鐵安祿山使平盧節度

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天蒙靈營殺之平盧遊弈使武陟劉

客奴

武陟漢懷縣地隋開皇十六年分置武陟縣時屬河內郡

先鋒使董秦及安東將王元志

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賈戰齎糧及戰士衣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頗纔十餘歲使詣客奴爲質朝廷聞之以客奴爲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元志爲安東副大都護董秦爲平盧兵馬使南陽節度使魯炆立柵於澧水之南安祿山將武令珣畢思琛攻之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四

起五月至七月不滿一年

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下之五

兩天寶十五載五月丁巳晝吳眾潰走保南陽

考異曰元宗實錄云吳鵠百姓數千

人奔順陽川今從舊傳

賊就圍之上方擇將帥以救之太常卿張洎薦夷陵

太守號王巨有助略王乃召至京師楊國忠素與巨相識忌之謂

人曰如此小兒豈得令見人主上知之召入禁中奏事合旨上大

悅敕令宰相與巨語巨與國忠言至亭午不休國忠怠謂巨曰比

來人多口打賊君不爾乎巨曰不知若箇軍將能與相公手打賊

乎上乃徵吳王祗爲太僕卿夷陵郡以巨爲陳留譙郡太守河南

節度使俄又令巨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

南陽節度使魯貞三節度事戊辰巨引兵自藍田出趣南陽賊聞

之解圍走令孤潮復引兵攻雍邱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

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通

相勞苦者故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

慙而退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

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至行唐卽漢南行唐縣屬常山郡賊疲乃

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沙河在新樂行唐二縣之間蔡希德至洛陽安祿

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珣發范陽等郡兵萬

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恆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盡則耀

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

考異曰河洛春秋以此爲光弼語汾陽家傳作子儀語蓋二人共議耳壬午戰於嘉山據舊史安祿山傳嘉山在

常山郡東魏收地形志中山郡上曲陽縣有嘉山上曲陽卽唐之恆陽也考異曰實錄云六月壬午按長曆六月癸未朔壬午五月

二十九日也汾陽家傳曹祿山傳亦云六月戰嘉山河洛春秋云六月二十五日光弼被賊於嘉山今從實錄而改其月大破

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薜杖折

檣歸營奔於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

賊守將而降考異曰河洛春秋云五月蔡希德從東郡見祿山祿山又與馬步二萬人至邢州收堯山招宴射趙州東

界效曲鼓鹿城開渡洿池水入無極至定州牛介從幽州占歸權幽易兼人同統蠟其萬餘人帖思明思明軍既壯共五萬餘人其

中精騎萬人悉是同羅曳落河精於馳突光弼以十五萬眾頓軍恆陽樵採往來人有難色召有策者試之時趙州司戶參軍先人

亡父包處遂上書與光弼曰思明用軍推將動悍觀其舉措實謂無謀昔秦趙爭山先居者勝豈不爲勞逸勢倍高下相懸今宜重出軍人有特力者五萬被甲兩重陌刀各二東有高山甚大先令五千甲士於山上設伏後出二千人山東取糧賊見必追之則奔山上伏兵馬與一百面鼓應山上避賊百姓壯者亦與器械令隨大軍老弱者令居險固守遙爲聲援賊必圍山攻之城內出五萬人擇將二人統之各領二萬一將於南面一將於城北門出賊營悉在山東其軍夜出長去賊三十里行廣張左右翼以天曉合圍其軍每二十五爲隊每隊置旗兩口鑿鑿鼓子一具圍落纔合則動鼓子賊必不測人之多少然於城中出軍一萬人布掌底陳山上亦擊鼓而下齊攻之必克勝光弼尤然此計乃出朔方計會出人取糧賊果然來襲創奔山上至六月二十五日依前計大破賊於嘉山下斬首數萬餘級生擒數千思明落馬步遁至暮柱折槍摧營希德中槍索押衙劉旻斬而走生擒得旻至二十六日覆陳二十七日有詔至恆陽云潼關失守駕幸劍漁陽路再絕漁陽南包謂專欲歸功其父而它書皆無之今不取漁陽路再絕漁陽范陽也范陽郡幽州其後又分置薊州漁陽郡二郡始各有分界然范陽節度盡統幽易平懷鎮燕等州賊之根本實在范陽也唐人于此時多以范陽漁陽通言之白居易詩所謂漁陽鼙鼓動地來是以范陽通爲漁陽也前此顏杲卿以常山返正漁陽路絕矣早想改而復通今郭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爲官軍所獲將士李破史思明故再絕

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尙嚴莊詬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爲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尙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自關下來爲尙莊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募烏合之眾未更行陳豈能敵我薊北勁銳之兵何足深憂尙莊皆佐命元勳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不內懼若上下離心臣竊爲陛下危之祿山喜曰阿浩汝能豁我心事卽召尙莊置酒酣宴自爲之歌以侑酒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祿山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禍莫不切齒又祿山起兵以誅國忠爲名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

考異曰元宗實錄云或勸翰留

兵二萬守關悉以精銳同該楊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爲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按翰若回兵誅國忠則正與祿山無異思遠勸翰抗表言國忠罪滔天不敢說敢舉兵乎事必不然且翰雖心許它人安得知之正由翰按兵不進故國忠及其黨疑懼恐翰回兵誅之其實翰無此心也若果欲誅國忠則安官憫哭出關乎幸蜀記云翰使王思禮至陝郡見賊僞御史中丞無敵將軍平西大使崔乾祐令傳檄與祿山數其千紀亂常背天逆理且曰若而約而來東身歸死赦爾九族罪爾一身如更屈強干師進疑未決大軍一鼓玉石俱焚密思之悔無及矣按翰與乾祐方對壘相攻思禮軍中大將豈可使齎罵祿山之傲語乾祐乎不取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今朝廷重兵帶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後無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時監牧五坊禁苑之上許之使劍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又募萬人屯卒率謂之小兒上許之使劍南軍將李福德等領之又募萬人屯漸上命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爲國

忠所圖乃表請上軍隸潼關六月癸未召杜乾運詣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

此陳山之

用聞

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始

爲逆豈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殘虐失眾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尙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畱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

考異曰李蜀記曰賊將崔乾祐於陝郡西潛鋒蓄銳臥鼓候旗而偵者奏云賊全無備上然之又曰元宗

久處太平不練軍事既破國忠賊賊中使相繼督責于公不得已撫膺慟哭久之乃引師出關國忠又令杜乾運領所募兵于馬頭境上待備哥舒公公曰今軍出關勢半全矣更置乾運于側以爲疑軍人心憂疑卽不俟見賊吾軍潰矣必當併之以除內憂遂令衙前總管叱萬進追軍誠之曰若不受追卽便斬頭來乾運果不尙赴進詐詞如欲叛哥舒竊請見乾運遂喜遽見之與語進忽抽佩刀曰奉處分取公頭乾運驚懼其左右悉折招募者悉投仗散走進遂斬乾運攜首至于軍門眾皆備氣乃統其眾赴關按輪若擄殺乾運而奪其軍則是已反也朝廷安能趣之出關乎蓋公以其軍隸潼關朝廷已許之翰召乾運受處分或有所違拒因託軍法以斬之耳凌準邪志云郭子儀李光弼將進軍開朝廷議出潼關圖復陝洛二公議曰哥舒公老疾昏耄賊素知諸軍烏合不足以及戰今祿山悉銳南馳苑洛賊之餘眾盡委思明我且破之使覆其巢質叛徒之族取祿山之首其勢必矣若潼關出師有戰必敗關城不守京室有變天下之亂何可平之乃陳利害以聞且請因關無出唐歷會使人自陝至云崔乾祐所將眾不滿四千不足圖也上大悅舊翰傳翰既斬乾運心不自安又素有風疾至是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於行軍司馬田良邱良邱復不敢專斷教令不一頗無部伍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人無關志今兼采之

己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

寶西原

靈寶縣更名見二百十五卷天寶元年

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

道七十里庚寅官軍與乾祐會戰

考異曰肅宗實錄乙酉輸與乾祐會戰舊傳四日大張寶西原

八日與賊交戰新傳丙戌次張寶西原庚寅與乾祐戰按輸與乾祐戰必不啻四日然後戰元宗實錄丙戌輸出關己丑遇賊庚寅戰此近是今從之乾祐伏兵於險輸與田良邱浮舟中流以觀軍勢

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

餘兵十萬繼之輸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

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卻官軍

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

懈不為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水石擊殺士卒甚眾道隘士卒

如束槍槊不得用輸以氍毹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

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輓車之前縱火焚之

考異曰幸蜀記曰野中先有官

草積數十堆因風

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

焚之今從舊傳

中聚弓弩而射之曰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
過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棄甲
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見
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瞬息間兩岸皆空翰獨與麾下
數百騎走自首陽山西度河入關首陽山當是首山衍陽字首山在蒲州河東縣界與湖城縣之
荆山關關外先爲三塹皆廣二丈深一丈人馬墜其中須臾而滿
餘眾踐之以度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辛卯乾祐進攻潼關
克之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將火拔歸仁等以
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賊至矣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帥眾
叩頭曰公以二十萬眾一戰棄之何面目復見天子且公不見高
僊芝封常清乎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歸仁繫其足於馬腹及

諸將不從者皆執之以東會賊將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

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

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東平

李祗即謂吳王璣

魯炆在南

陽陛下畱臣使以尺書招之不日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爲司空

同平章事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招

諸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不效乃囚諸苑中潼關旣敗於是河東

華陰馮翊上洛防禦使皆棄郡走

河東郡蒲州華陰郡華州馮翊郡同州上洛郡商州

所在

守兵皆散是日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但遣李福德等將監

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

六典唐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月初夜放煙一炬謂之

平安火時守兵已

潰無人復舉火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劔

南聞安祿山反卽令副使崔圓陰具儲侍以備有急投之至是首

昭幸蜀之策止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於朝堂惶懼流涕問以策

略皆唯唯不對國忠曰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

事非宰相之過仗下

朝罷則左右三衛立仗者皆休下

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

市里蕭條國忠使韓號入宮勅上入蜀申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

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爲

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靈昌崔光遠爲京兆尹充西京留

守將軍遂令誠掌官閤管鑰託以劍南節度大使賴王璣將赴鎮

令本道設儲侍是日上移仗北內

唐都長安以太極宮爲西內大明宮爲東內興慶宮爲南內北

內當在元武門內又以地望言之則自興慶宮移仗歸大明宮興

慶宮在南大明宮在北故亦謂大明宮爲北內考異曰幸蜀記上

遣中使曹仙童千人擊鼓於春明門外又令燒開腹草履煙縹緗燎

天上將乘馬揚國忠諫以爲當謹守宗祧不可輕動幸見素力爭

以爲賊勢逼近人心不固陛下不可不出還飲國忠暗與賊通其

言不可聽往返數四上乃從見素議加魏方進御史大夫充前路

通使按賊陷潼關塞將出人心已危豈有更擊鼓進草以爲之國忠久蓄幸聞之謀見素乃其所引豈得上前有此爭論此策未巨欲得功見素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元禮整比六軍厚賜錢事乃近議今不取

帛選閑廐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

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元禮及親近宦官宮

人出延秋門

延秋門唐長安禁苑之西門也程大昌韋錄有漢唐要地參出國唐禁苑西北包漢長安故城未央宮唐

後改爲通光殿西出即延秋門考異曰幸蜀記云丙申百官尙赴朝此乙未日事宋巨誤也

妃主皇孫之在外

者皆委而去之上過左藏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爲賊守上愀然曰

賊來不得必更敏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是日百官猶

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

唐朝會之同三衛番上分爲五仗流衛內

五衛一曰儀衛仗以左右衛爲之二曰親仗以親衛爲之三曰勳仗以勳衛爲之四曰翊仗以翊衛爲之五曰散手仗以親勳翊衛

爲之平明傳點畢內門開百官入立班皇帝升御坐金吾將軍一人奏左右廂內外平安通事舍人贊宰相兩省官再拜升殿內謁

者承旨喚仗左右羽林將軍勸以木契自東西兩面入謁龍皇帝
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內外仗隊七刻乃下常參報朝日六刻卽
下門既啟則宮人亂出中外環擁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
出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宮第舍盜取金寶或乘驢上殿
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遣令誠帥人救火又募人攝府縣官分
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
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焚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
路畱內侍監高力士使撲滅乃來上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
縣並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咸陽縣在京城西四十里望賢宮在縣東行從皆飢上入
宮憇於樹下怫然有棄海內之意高力士覺之遽抱上足嗚咽開
諭上乃止時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
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官姓稍稍有來者上親問之曰

卿家有飯否不擇精粗但且將來老幼於是爭獻糲飯雜以麥豆
皇孫輩爭以手舂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上皆酬其直慰勞之
眾皆哭上亦掩泣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
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
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
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
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
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
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尙
食舉御膳而至上命先賜從官然後食之令軍士散詣村落求食
期未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

金城縣屬京兆平縣中
宗景龍二年送金城公主降

吐蕃至此更名金城縣令亦逃縣民皆脫身走飲食器皿具在士

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驛中無鐙人相

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

思禮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卽令赴鎮收合散卒以俟東討丙申至

馬嵬驛

金人嶺城圖馬嵬驛在京兆興平縣

將士飢疲皆憤怒陳元禮以禍由楊國

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

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

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至西門內軍士追殺之屠割支體以

槍揭其首於驛門外并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泰國夫人御

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眾又殺之韋見聚聞亂而出

爲亂兵所樞腦血流地眾曰勿傷韋相公救之得免軍士圍驛上

聞喧譁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履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元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俱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前言曰今眾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牙絕而南海進荔枝至上爲之長號欲絕使力士祭之遂與尸實驛庭召元禮等入視之元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謝罪上慰勞之令曉諭軍士元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爲行計諤見素之子也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

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後祿山聞貴妃死

歎惋者數日逆胡之亂雖李林甫養成之楊國忠激致之乃其他

腸有所自也

附錄貴妃字玉環生于蜀嘗僂墜池中後人呼爲落

至寶乃製曲曰得寶子妃子善擊磬拊搏之音洽洽然多新聲又

能爲霓裳羽衣舞雖梨園之技莫能及也妃素豐肌每至夏月侍

見交扇扇苦煩熱乃口含玉魚一枚籍其涼津以沃肺所出汗紅

膩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其色如桃花妃性聰慧能觀人意上嘗與

親王恭將輪妃子放康國馬子以亂其局上甚悅每年幸華清宮

必與妃同華清宮有端正樓即妃子梳洗之所也又有蓮花湯

池以供妃子之浴天寶十四年八月十五夜與妃子臨太液池凭

欄望月不盡帝尋遂敕左右于池西岸別築百尺高臺以爲來年

望月之所未幾亂作幸不果築雖有其址存焉妃子將死涕泣禮

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指妃於佛堂前梨樹下瘞于西

郭之外時年三十八馬嵬嵬得妃獲一隻過客求觀一觀百錢獲

錢無算先是衛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

山下鬼環上紫羅衣燕市人皆去青祿山悉幽薊之士而反也函

關馬不歸者哥舒幹敗于潼關也山下鬼者馬嵬驛也環上紫羅

衣者羅巾也玉環也上發馬嵬至斜谷口遇霖雨步句後道雨中

鈴聲隔山相應上既悼念貴妃因采其聲爲雨淋鈴曲以寄恨焉

及自成都還密令中官移葬于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及啟瘞
肌膚已消化胸前錦香囊猶在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
令畫工寫妃形于別殿朝夕視之而歎賦焉夜聞管登勤政樓凭
欄南望煙月滿目因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寒外征人殊未還歌
歇聞里中隱隱有歌聲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矧日力士潛
求于里中因召與同見果梨園弟子也使之歌歌曰山川濶且深
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上聞
之泫然出涕顧侍者曰誰爲此辭對曰李嶠上曰眞才子也其後
上復與妃侍者紅桃歌涼州之調貴妃所製也上御玉笛爲之倚
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後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乃命
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四顧淒涼不覺流涕新豐女伶謝阿蠻善
舞凌波曲是日詔令之舞舞罷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
上持之悽然垂涕徐吟曰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眞同須
臾舞罷寂無事還是人生一夢中有道士楊通幽自蜀來云有李
少君之街上皇大喜命致妃神道士竭其術以求之不得乃游神
馭氣出天界入地府以求索竟不見又東極大海跨蓬萊忽見一
山最高山上多樓閣泊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
妃太眞院方士叩門有碧衣侍女啟問從來道士因稱天子使者
以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踰時碧衣延入玉妃出冠金
鳳冠披紫綰霞帔佩紅玉曳鳳舄左右侍女七八人揖道士問皇
帝安否次問天寶十五載以還事言訖惘然指碧衣侍女取金釧
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道士將

行復前跪致辭請當時一事不問於他人者以爲喻王妃徐思之
因言曰昔天寶十四載避居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
上凭肩而華密相盟誓願世世爲夫婦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言太
上皇亦不久居人間幸自珍愛道士還因奏其語太上皇震悼遂
辟穀服氣未幾而崩元和中白居易爲長恨歌以譜其事其略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
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
宮粉黛無顏色又曰雲鬢花鈿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
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又曰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憐光彩生
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又曰緩歌慢舞凝絲竹
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宮闕
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
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又曰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
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
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
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也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笑
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
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
阿監青蛾老又曰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成君王
展轉思遂令力士殷勤覓掛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彌上
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
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

花貌參差似金闕西廂叩玉局轉教小玉報雙成胡道漢家天子
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
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
兩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
見長安見塵霧空將舊物表深情細合金釵寄將去臨別殷勤重
寄辭辭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
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
期○轍音必又丁酉上將發馬嵬謂高力士曰此去劍門鳥啼花
音營又音披

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時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爲
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謀反其將吏皆在蜀不可往
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請之太原或言還京師上意在入蜀
慮違眾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兵少未易
東向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時左右各陳意見者十餘輩高力
士在側獨無言上顧之曰以卿之意何道堪行力士曰太原雖固

地與賊鄰本屬祿山人心難測朔方近塞半是蕃戎不達朝章卒
難教馭西涼懸遠沙漠蕭條大駕順動人馬非少先無備擬必有
闕供賊騎起來恐見狼狽劍南雖窄土富人繁表裏江山內外險
固以臣所料蜀道可行上詢于眾眾以爲然乃從之及行父老皆
遮道請留曰官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爲
之按轡久之乃令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旣不肯留
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
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眾至數千人太子不可回至尊遠冒險
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
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倓音談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
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

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

得乎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

克復兩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

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爲兒女之戀乎

考異曰舊

唐書傳李靖忠敗太子請留張良婦贊成之按太子問還宜恩百
州上取襄斜路幸蜀儲皇
取彭原路抵靈武此誤也廣平王俶俶音叔又音觸又音剔亦勸太子留父

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總轡待太子久不

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腰馬從

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

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

南向號泣而已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

受俶倓皆太子之子也

己亥上至岐山

岐山縣在扶風郡東北後周天和四年割涇州

鶉鵲縣之南界置三龍縣隋開皇十六年移於岐山南十里改爲岐山縣大業九年移於今縣東北八里唐武德元年移於岐陽縣

界張堡壘七年移理龍尾驛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邽過徧扶風郡城貞觀八年又移理石猪驛

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元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

奉綵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

朕比來褻毫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知卿等皆蒼猝

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焚涉至此

草行爲焚水行爲涉

勞苦至矣朕甚愧之

蜀路阻長郡縣編小人馬眾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

與子孫中官前行人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其分此綵

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

下霑襟眾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

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既甯莫知所適廢平王假曰日漸晏此

不可駐眾欲何之皆莫對建甯王倓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

使事見二百十三卷開元十五年將吏歲時致啟俟略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

眾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上馬全盛

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時裴冕爲河西方軍司馬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徇

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圖大舉此上策也眾皆曰善至渭濱遇潼關

敗卒誤以爲賊與之戰死傷甚眾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

涉度無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文明元年分京兆之醴泉始平好時武功醴州

之永壽縣置奉天縣以奉乾陵在長安西北一百五十里比至新平通夜馳三百里士卒器械

失亡過半所存之眾不過數百新平太守薛羽棄郡走太子斬之

是日至安定太守徐穀亦走又斬之新平郡幽州安定郡涇州庚子以劍南

元宗天寶十五載

節度爾後崔圓為劍南節度等副大使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

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

烏氏漢縣故墟在彭原東南舊書烏氏縣名康曰是年改烏

氏曰保定余按保定縣本安定縣唐為涇州治所在彭原西一百二十里保定縣固是此年更名然非烏氏之地彭原郡甯州本

北地郡天寶元年更郡名獻衣及糗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是日至平

涼

平涼郡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壬寅上至散關

散關在陳倉縣西南

分扈從將士為六軍使潁王璩先行詣

劍南

考異曰肅宗實錄七月景寅上皇入劍門幸普安郡命潁王璩先入蜀今從元宗實錄康駢劇談錄上至駱谷山登高望

道鳴咽流涕謂高力士曰昔昔取九齡語不到此命中使往鄒州祭之按元宗入蜀不自駱谷康駢誤也舊張九齡傳曰上皇在

蜀思張九齡之先覺下詔贈司徒仍遣使鄒州致祭按其詔乃德宗贈九齡司徒詔也張九齡事述云建中元年七月詔舊傳誤也

歸王珣等分將六軍以次之丙午上至河池郡

河池郡鳳州

崔圓奉表

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上大悅即日以圓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蜀郡長史如故以隴西公瑀爲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
西道采訪防禦使瑀進之弟也先是上遣監察御史高適佐哥舒
翰守潼關及翰敗適走閒道赴行在及于河池上問翰敗狀適對
曰翰雖病奪其明幾于荒踣然忠義感激臣素知其心所以致敗
者由監軍李大宜與將士約爲香火使倡婦彈箏篴琵琶以相娛
樂博蒲飲酒不恤軍務蕃渾及秦隴武士盛夏於赤日之中食倉
米飯且猶不足欲其死戰安可得乎且不獨翰軍爲然也南陽之
軍魯臧何履光趙國珍各皆持節爲將軍而監軍等數人更相用
事甯能取勝哉臣數與楊國忠爭論此事終不見納遂使陛下履
巴山劒閣之險宰相之罪也上深嘉之 王思禮至平涼聞河西
諸胡亂還詣行在初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

遼關故爭自立相攻擊而都護實從翰在北岸不死又不與火拔

歸仁俱降賊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為河西節度使隴右兵馬

使彭元耀為隴右節度使

考異曰肅宗實尊卽位之日以泌為河西耀為隴右節度使或者元宗已命以

二節二人至靈武見肅宗又加新命平唐歷作周祕今從元宗實錄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

突厥

之阜蘭州固苦思結之歸林州金水州賀蘭州盧山府皆屬河西又隴右道有突厥州三府二十七招其部落以

思禮為行在都知兵馬使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相帥擊賊

所署宣慰使薛總斬首二百餘級庚戌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

克扶風而守之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

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

考異曰肅宗實錄錄山事遂推載七月丁卯己巳祿山害

諸妃主諸書皆無賊入長安之日惟亂雜記云六月二十三日孫孝哲等攻陷長安宮諸妃主皇孫七月一日祿山遣殿中御史張通儒為西京留守此書多抵牾不足為據然以月日計之賊以六月八日破潼關其入長安必在此月內矣新傳云賊不謂天子能

遣去駐兵潼關十日乃西行時已至扶風按元宗十六日至扶風縣十七日至扶風郡若賊駐潼關十日則於時未至長安也又云祿山使張通儒守東京田乾真爲京兆尹又云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羣不逞聚在魏大盈原百司帑藏竭乃火其帑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按舊傳通儒爲西京留守以張通儒爲西京留守崔光遠爲京兆尹使安守忠將兵屯苑中以鎮關中孝哲

爲祿山所寵任尤用事常與嚴莊爭權祿山使監關中諸將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果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畱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垼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垼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

得扶風則西脅汧隴圍南陽則南侵江漢崔乾

祐乘潼關之捷北取河東

然賊將皆麤猛無遠略既克長安以爲得志日夜縱

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
行亦無追迫之患時畿內守令畏賊兇威無不望風降伏惟好時
尉高伯祥不送降款賊將殺之伯祥子郢時尙幼稚披髮解衣請
代父命賊義而兩釋之 賊將薛總陷扶風戊申郡民康景龍等
聚眾攻之斬賊二百餘人庚戌陳倉令薛景僊攻殺其守將克扶
風而守之 李光弼圍虢陵未下聞潼關不守解圍而南史思明
踵其後光弼擊卻之與郭子儀皆引兵入井陘留常山太守王備
將景城河間國練兵守常山初顏真卿聞光弼出井陘卽敕軍還
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至是聞郭李西入井陘真卿始復區處河北
軍事 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引兵逆擊之
正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餘人 太子至平涼數日朔

方雷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
盧簡金鹽池判官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
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
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
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爲御
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逼之族
子涵道之曾孫也鴻漸漪使少遊居後輯次舍庀資儲自迎太子
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
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
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
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 甲子

上至普安

普安郡
潯州

憲部侍郎房瑄來謁見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

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垠父

子受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爲相而

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

均兄弟對曰臣卽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

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卽日以瑄爲文部尙書同平章事初

均垠兄弟及姚崇之子尙書右丞齊蕭嵩之子兵部侍郎華章安

石之子禮部侍郎陟太常少卿斌皆以才望至大官上嘗曰吾命

相當徧舉故相子弟耳故諸人皆有入相之望旣而以垠尙甯親

公主

上女

聽於禁中置宅寵渥無比及陳希烈求解政務上幸垠

宅問可爲相者垠未對上曰無若愛壻垠降階拜舞旣而不用故

拍浪快快上亦覺之是以知其不來 裴寬杜鴻漸等上太子牋
請遵馬嵬之命卽皇帝位太子不許寬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
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
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眾心爲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
卽位於靈武城南樓羣臣舞蹈上流涕歔歔尊帝爲上皇天帝赦
天下改元至德以杜鴻漸崔漪竝知中書舍人事裴寬爲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改關內採訪使爲節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關防禦
使呂崇賁爲之關內採訪使以京官鎮無治所今改爲節鎮治安化鎮京北同岐金商五州安化縣本隋安化縣天
寶元年更名併更慶州安化以陳倉令薛景仙爲扶風太守兼防
安化郡蒲關即蒲津關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乂爲天水太守兼防禦使天水郡秦州時塞上
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

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

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

廷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

鄭王元懿高祖之子

旬日開歸附者漸眾張良娣

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時從兵軍寡良娣每寢常居上前

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娣曰蒼猝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可從

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養

之時上以是益憐之

為良娣扶掖權得福張本良娣扶正三品

丁卯上皇制以太

子享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

安洛陽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

子

隴西郡渭州

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

少府監竇紹為之副長沙太守李峴為都副大使

節度都副大使也改正竇紹對

集鄧景山爲三王副通鑑原文皆作師傳之
傳然按新舊唐書三王傳皆是副字故改之盛王琦充廣陵大都

督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長

史劉彙爲之副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爲都副大使豐王珙充武威

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

鄧景山爲之副充都副大使

諸道各有節度使以諸王爲都使以統之其不兼鎮者都副大使攝統

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竝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節度使號王巨

等竝依前充使

依前爲節度使也

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竝任自簡

擇署訖聞奏時琦珙皆不出閤惟璘赴鎮

爲璘舉兵作亂張本

置山南東道

節度使領襄陽等九郡

領襄州襄陽郡鄧州南陽郡隨州漢東郡唐州淮安郡均州武當郡房州房陵郡金

州安康郡商州上洛郡

升五府經略使爲嶺南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

五溪經略使爲黔中節度領黔中等諸郡分江南爲東西二道東

元宗天寶十五載

道領餘杭西道領豫章等諸郡

徐杭鄆杭州豫章郡洪州

先是四方用潼關失

守莫知上皇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彙秩之弟也安祿

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

霍國長公主睿宗女下嫁裴虛已

及王妃駙馬等於

崇仁坊劊其心以祭安慶宗凡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

惡者皆殺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鐵梃揭其腦蓋流血滿街已已又

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初上皇初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

昧知頓使給事中韋嗣於壁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於馬首者數

四上皇不爲之舉偶懼乃注於他器自引滿於前上皇曰卿以吾

爲疑乎始吾御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爲戒迄今四

十年矣未嘗甘酒味指力士近臣曰此皆知之非絳卿也力士因

言上皇於開元四年因醉怒殺一人明日都不記猶召之左右具

奏上皇愴然不言乃賜御庫絹五百匹用給喪事更令力士就宅

宣旨致祭從茲斷酒雖下藥亦不輒飲從者聞之無不感悅庚午

上皇至巴西太守崔渙迎謁隆州巴西郡先天二年遷上皇諱更名閬州天寶元年更名閬中郡更綿

州金山郡日巴西郡上皇與語渙抗辭忠懇皆究治體上皇悅以爲得渙晚

房琯復薦之卽日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韋見素爲左相渙元

暉之孫也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上爲忠王時上皇使泌

與之遊下爲太子泌已長上書言事上皇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

爲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蘄春郡後得

歸隱居潁陽武后載初元年分河南伊闕嵩陽置武上曰馬嵬北

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考異曰舊傳云謁見於彭原今從泌子繁所爲鄭家傳云卽位入九月矣

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

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

待以賓友則責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考異曰舊傳泌稱山人固辭官秩特

以散官寵之解褐拜銀青光祿大夫俾掌樞務鄴侯家傳曰初欲拜爲右相恐戎事固辭爵願以客從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責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

上無以偏今從之 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戌

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殿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謀激結

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眾

考異曰肅宗賈錄忽聞同羅突厥背祿山走投

朔方與六州羣胡共圖河朔諸將皆恐上曰因之招諭當益我軍威上使宣慰果降者過半崔光遠傳云同羅背祿山以殿馬二千出至澧水孫孝哲安神威從而召之不得神威憂死陳羽汾陽王冢傳云安祿山多譖詐更諷河曲熟蕃以爲己屬使蕃將向史那從禮領同羅突厥五千騎僞稱叛乃持朔方出塞門說九姓府六州州悉已來矣甲兵五萬部落五十萬蟻聚於經略軍北按同羅叛賊則當西出豈得復至澧水此傳傳誤也若祿山使從禮僞叛則孝哲何故召之神威何爲怖死又必須先送降款於肅宗如此則諸將當恐而不恐賊之陰計豈徒取河曲熟蕃也蓋同羅等久客思歸故叛祿山欲乘世亂結諸胡竊邊地耳肅宗錄所謂其

圖河朔者欲據河西朔方兩道舊言河隴也肅宗從而招之
必有降者若又太牛則似太多今參取諸書可信者存之 賊

遣兵寇扶風辭景仙擊卻之 安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給綏

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乂擒斬之大震關在隴州 同羅突

厥之逃歸也長安大擾官吏竄匿獄囚自出京兆尹崔光遠以爲

賊且遁矣遣吏卒守孫孝哲宅孝哲以狀白祿山光遠乃與長安

令蘇震帥府縣官十餘人來奔己卯至靈武上以光遠爲御史大

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招集吏民考異曰天寶亂離記祿山以張

中苗公晉韓內史崔公光遠二人並僞於通儒處請分本職通儒

許之由是賊中有撫兩街百姓長安稍見甯帖密宣諭人主蒼惶

西幸之意老幼相對悲泣不自勝皆感恩旨苗公乘驢問道赴蜀

奔蜀光遠亦遣夫焉通儒素軍下公名德內特寬之按舊苗晉卿

傳晉通山谷南授金州 以漢爲中丞震環之孫也祿山以田乾真

未嘗受賊官今不取 爲京兆尹 侍御史呂諲右拾遺華陰楊綰奉天令安平陸器相

繼詣靈武以譚器為御史中丞綰為起居舍人知制誥

唐制誥皆中書舍人

等之以他官掌制誥者謂之知制誥

上命安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

在安西五萬眾赴行在今從舊傳

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

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

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

據新書李

嗣業以職功散幣轉至特進故稱之

嗣業大慙即白宰如數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

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勵以

忠義而遣之 敕改扶風為鳳翔郡 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

六軍至者千三百人宮女二十四人而已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

邱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

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

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資糧乏賊餉潮鹽米數百艘且至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橐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橐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木竭巡給潮欲引眾走請退軍二舍潮不知其謀許之巡令兵民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

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四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

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巡答曰我欲去

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求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擒賊將十四人斬

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雷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

眾屯白沙澗

九域志開封中牟縣有白沙澗杜預曰梁國甯陵縣北沙陽亭春秋之沙隨地也

巡夜襲擊

大破之還至桃陵

司馬彪郡國志東郡燕縣有桃城燕縣唐為滑州胙城縣

遇賊救兵四百餘

人悉擒之分別其眾嬌檀及胡兵悉斬之滎陽陳雷脅從兵皆散

令歸業

僞州漢縣地檀州漢白檀縣地嶺書云白檀縣即右北平考異曰張中丞傳自三月二日潮至崔邱城下攻守六

十餘日潮大敗而走則於時已五月初矣又云未幾潮又帥眾來

攻謂巡曰本朝危蹙兵不出則則足連關未破也又巡答潮書主

上緣哥舒翰被殺幸于西蜀孝義皇帝收河隴之馬取太原之甲
蕃漢雲集不減四十萬眾前月二十七日已到土門蜀漢之兵吳
楚驍勇循江而下永王中王部統已到申息之南門竊料胡虜遊
魂終不厭矣則是七月十五日丁卯以後也其日前月二十七日

兵到土門蓋聞城中傳聞之誤也又云相守四十餘日朔收兵入
陳雷不敢出其下乃云五月魯吳敗於葉六月哥舒翰敗於潼關
上皇幸蜀帝北巡縣武六月九日賊將翟伯玉據圍城十二日
賊遁白沙湖十四日丁卯襲破之七月十二日翟伯玉至雍邱又
破之其日月前後差舛不可考蓋李翰亦得於傳聞不能旬日間
精密今但置縣破以前事於五月關破以後事于七月耳旬日間
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河北諸郡猶爲唐守常山太守王甫欲

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

有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運帥父老詣信都迎承恩鎮常山

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

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頃屬車駕南遷

南遷謂自長安南幸蜀也蜀在長安南山之南李

大夫收軍退守晉陽

李大夫謂光弼也

王太守權統後軍欲舉城降賊眾

心不從身首異處大將軍兵精氣肅遠近莫敵若以國家爲念移
據常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勳盛烈孰與爲比若疑而不行又

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仙逝又曰將軍不納

鄙夫之言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

鄉村若縣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甲士三千餘人相參

用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

言信都之地夷庚四達非可居

之以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承恩承珙之族

兄也

烏承珙見二百十三卷開元二十年

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

旬日九門偽降伏甲於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鹿角

傷其左脇夜奔博陵

顏真卿以蠟丸達表于靈武以真卿爲工

部尙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訪處置使并致赦書亦以

蠟丸達之真卿頒下河北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山是諸道

始知上卽位于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

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

元宗天寶十五載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十八終